楊園先生詩文

張楊園先生遺像

擇善爲心慎獨爲學
溫潤栗縝和諧儼恪
還勢不趨遇險不卻
俛仰泰然不媿不怍

秦谿何汝霖拜題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一

門人吳江姚　璉原輯
後學興國萬斛泉編次

騷

有所思四首

若有人兮山之幽欲往從之兮阻且修吁嗟風雨憔悴兮曷云其修

若有人兮水之洲欲往從之兮洄悠悠吁嗟江漢則宗兮曷云其悠

若有人兮道之周延佇獨望兮誰適與謀吁嗟一日相見

兮其樂夷猶

若有人兮皇之州鳴佩將將兮君子好逑吁嗟願言則駕兮以遨以遊

擬招五首

顏子士鳳今時賢士也予與之交易十三寒暑無幾微間忽然云亡予悲不能已又悲士鳳之抱志以終不獲見於世也爲詞招之招曰

魂乎歸來兮白日未莫兮壯志安酬何丈夫之生世而忽焉其休

魂乎歸來兮舉世行僞兮君心則憂何頑眾之未革而浩

乎遠遊

魂乎歸來兮詩書盈積兮纂述焉周何主人之不見而遺此空樓

魂乎歸來兮窮交之一志兮爾汝其猶何中道之相失而忍予無儔

魂乎歸來兮老者泣望兮幼復悲求何畏畏之靡立而能此春秋

五噫

過顏氏廢墟

繁華往日兮噫蓬草參差兮噫厲階誰作兮噫外侮其殷

兮噫孝睦貽謀兮噫顏氏蕭牆禍作而廢故云

詩

烏夜啼二首

烏夜啼子母一枝棲子母一枝棲如何夜夜啼

烏夜啼母將去子子獨棲母將去子子獨棲朝來還復啼

同遊不同意

鴻鵠舉四海雁鶩爭稻粱豈不號同羣所願非一方

浩歌

止君坐歎聽我浩歌天地則久古人無多曰賢與聖孔子孟軻寥寥百世疇與鳴和間有作者彷彿四科我生其後

顯言則那方袍申中修冠峩峩仰視日月俯觀山河思昔先王伐柯伐柯我之哀矣則維其何普天之下宋朝祝鮀巧笑不恥猶舞傞傞一旦中國汎如洪波爰駕二螭驅彼黿鼉東臨滄海西出滹沱匹夫歡樂遊子安坡與君高揖偃息山阿振手狂樂不知其他

重九日

客邀于此日相與躡邱阿辭之得幽獨浩然撫絃歌三山五老豈不悅何必勞勞事登陟聳身上與秋陽齊泰華崧嶽皆㠧峛

赴壬午試抱關問稅作以諷之

席珍隆如[illegible]待價傲連城獨恃皇仁大津關無稅名

市柏

邑市喧稠有柏森立過而感之

先生挺孤貞託根乃伊邇晝見千夫勞夜聞羣柝止風雨滌其煩星霜固其趾亭如長自芳罔識歲終始應有鬼物依枝柯不能毀將古大隱流日月處塵市原校先生疑當作柏生

野步

芳草紛紜藉麥苗餘紅間雜柳枝條漁舟半出犀溪右板擊聲聲過野橋犀溪子家北

有感偶成

君不見南山有鳥名雉雞雨不求食愁沾泥北山有鳥名鴟鴞嗜欲已極鳴中宵一朝相見愛其羽藏匿形容學鸚鵡更令二雛與之遊遂託知交在肺腑鴟將遠行攬木螂反從餓雉聚餱糧雉餓念鴟報乾糒慇懃一飛沉滄浪滄浪之水流不息行人顧之爲悲傷鴟鴞歸來飽且逸不復咨嗟弔其恤坐看子母零雨風啄粟靡從啼日月迺有歲藂腐鼠羣猶助鴟鴞取子術雉之孤子鳴哀哀盍取我身無毀室嗚呼之子勿怨鴞努力高巖豐羽毛君不見雙翼既垂尾旋薄王孫横怨闕烏號

無題

舉世笑尾生尾生豈易得身輕然諾重一言不可貪貪言
雖或肥守身務繩墨壟畝猶有疆布帛亦有幅云胡醜斯
人二三其爲德不懷古之人勖哉

母諱四首

嬰兒失其母中夜號不止云胡更二毛食息猶如此
精力未宜衰劬勞爲二稺父賚志百端繼述[illegible]何子
凡母之訓言兒未能遵者不忘以終身子孫世傳寫
茹荼十三年菽水無一日日往不可追悔恨總無及

和程巽隱先生惜日短詩 有序

立風其激萬樹號摧哀庾老之江頭感楚臣之騷

遠文學六七酌酒告予乃引觴而歌曰鴻雁兮孤飛欝長雲兮書無郵懷佳人兮迷望憶往日兮芳菲又爲之歌曰雨雪兮霏霏流舟兮何依天若垂兮將問怨閶闔兮凝扉於是聞者各有歎也爰舉昔日之目績西溪之遊彙爾成詠唱和遂襲嗟乎梧棲雖謝井邑未空倘有後賢先生其可作也奚懾風流欲歇寂寥三百年乎車馬賠齊緬斯賦詠

考夫張履祥序

木葉改榮落相將又一年所業未殊昔徒爲悲逝川初謂不復爾漸至乃依然聞道果何日詩書自備編春秋三十

六不久成華顛攬衣起徘徊明發期先鞭
千古英雄血無非泣盛年狂瀾奔極海百憂障東川道遠
馬無力撫劍心惕然往昔亦人爾日星炳遺編我獨何為
者愁長欲素顛夷吾事業微猶思為執鞭
歲月向無邁吾嘗亦少年臨風隨茂樹觀水立騁川自罹
憂患後百情已冷然閉門誰與俱求友惟青編其人皆不
死招我泰山顛所期日未暮不在黃金鞭
天地自開闢不知今幾年人生暫一過酒如汎百川日夜
去不息古今且暮然萬物歸何所名跡遺陳編前者骨未
朽後已白在顛何必名利場騖焉復揚鞭

附程原韻 并序

歲十二月二日同諸友訪環中老鮑恂於西溪隱居蒙留欵談論歡洽豈無一言以紀之遂命題云各賦一首嗟夫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觀其所作盡可見矣

我志在千古此生無百年百年亦苦短白日如奔川光陰旦復旦把鏡心茲然歷看古賢傑勳業昭簡編安能不努力坐待雪滿顛義和鶩六龍爲我遲遲鞭

歎馬二絕贈趙公簡

海內無爭戰芳郊騁薄蹄何顏隨朔產昂首學長嘶

豈有千里心所戚惟窮老屢鞭腹自饑躑躅悲荒草

丙戌秋友人自越來公餉寓書曰惟陶徑管席可以自安予拜而志之不敢稍忘蓋慨三徑之蕪為賢友割席也今忽三載公餉將遠行因錄贈行適姚子大也至言及言遠書益為之感言遠時將至廣州任與大也書曰考夫尊師辱在盟好今不才濫節意當在割席之列不敢通候見時希為致問故云

上遠詩

一從毿頂望雲霄一墮窮巖數寂寥今日相悲何太遠不知分手在山腰

賃居詩

進趨二帝三王後揖讓周公孔子前亞聖大賢皆左右相

觀復姤與坤乾

會祝孝廉葬阻雪二首

一邱封作孝廉墓風物千秋懷古情多媿故人貧病迫馳

驅氷雪獨陳兄 時予以無舟遄行二日仲木臥病澉湖發引時惟乾初父子上下山坂十餘里

師門尚學吾徒共七尺全歸志獨深猶憶姑蘇終夜雪相

期不屈季通心 先師書云世人以七尺爲性命吾人以性命爲七尺孝廉志之○崇禎癸未孝廉被逮予送之吳門時亦大雪

旅歎二首

終年旅處義何如假託陶公乞食詩自訟朝來無一事那

堪燕息任蚩蚩

三復陶公乞食詩寸心豈有暫寧時勤勤冥報誠何意坐令韶光空自馳

宿山中

明月不改色青山留舊顏故人零落盡臥聽水潺潺

閏七月七日

時賢巧已多變化窮鬼物猶病術未工一秋而再乞子獨抱拙避遊眾應來瓟瓠舌戒觸落服曬遠施慰拙學不自嫌甘心在長屈屈伸難定門守之彌矻矻

題王介甫詩後

介甫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二公身早死一生（一作此中）眞僞有誰知

周公自有周公志王莽終懷王莽情勿謂隱微人不見千秋公論日星明

惜往日

平生心志用何方齒落顛華日夜傷一息尚綿知覺在不難傾否力爲臧

思將傾否力爲臧撿點平生益自傷端爲有知皆害義納之規矩莫非狂

此心非果欲爲狂信謂維皇授我良讀罷遺經旋內省始

知厥疾中膏肓嘗為良知之學十年故云

既驚厥疾在膏肓尚自徘徊歧路傍非為舊章陰護惜郄

因簞豆未能忘先後為舉業之師十年

簞豆雖云未易忘命為之制義為防壯年舉足成迂謬逝

者如斯已弗追

感逝于今困弗追不聞慜戒耄猶强修身以俟儒家訓得

正何須計短長

長年敗德孰如殤惴惴慄猶過獨梁大道四通皆砥矢驅

車郊野睹康莊

康莊之道古今同還問會施克復功克己未難難復禮周

行不遠未能從

感遇二首

自昔墾确田力疲鮮所獲今茲受草萊朝暮不遑適反覆
已四三根盤匪易闢筋骨豈嘗愛鎡基未之惜嘉種無新
機秀勢轉亢斥自分農家流服勤乃長策水旱會有時蟄
賊數肅尼惟願菑畬成主伯蒙其益亦令繼自今動兔怨
疆場敢希樂郊人歲取禾三百
長途望不極白日亟西馳敝車駕羸馬僕夫力已疲故人
意欵曲執手語移時壺飧陳道左復申以多儀多儀自古
重壺飧奚獨私饑渴非不慰所憂道逶迤瞑色接衣袂惘

惆其安之終焉悔靡及云何久躊躇

贈屠子

屠子昏禮成衣冠見師傅肅儀趨席端徐遜嚴君論氣下色已怡旋折無矜步兄弟相後先翩然美無度世教日陵夷相鼠羣譏惡斯風久已微君家獨守故過庭聞幼儀讀書賤文賦義訓唯弓裘虔戒乃馳騖重君恭敬心而辭其禮數拜揖非具文將以達情愫病餘苦筋力朴野遂成痼受施報必時或恐至遲暮亦恥艾淝閒閑家失於素何以答君心周南正始句

偶占

風雨兼旬塞甕翁一編靜對日黃虞興來適爾覘晴色水
滿前川花滿區

聞禽

寒光已逗人慵起雞聲未已鳥聲催凡物有知皆樂旦因
思百蟄候行雷

卜居

覆載何寬處買鄰斯人猶是古之民反躬靡玷羣知敬力
學敦和神所珍

遇災二首

長虛貯粟亦何憂滿目饑窮幾有秋力穡不逢天匪虐懲

今疆畝備應周

小麥猶青大麥枯情均水火望來蘇蒼天解得生民意交夏晴煦風雨無

故居二首

奠居同是古先民豈曰人情忽變今大德有容平物我天涯皆可㫋爲鄰

天涯猶可㫋爲鄰何況生初日與親責已責人輕重處失終由已歷由人

酬友人二首

二十年前謀拙學應憐頭白得其門途長日暮將焉屆猶

願知交共講論

關中大禮昭天地洛閩遺書二曜存無忝所生今日事紛紛同異後人論

附原詩

三十年來兄弟好於今能得幾人存相逢雨雪寒城夜白髮燈前存細論

傷離歎逝無須爾喜極君能爲道存且盡燈前杯酒意他時同異再深論

又附何商隱擬酬二首

拙學沾沾幸得門艱危不意此身存大冬嚴雪今何夕

白首相知喜共論

閩洛分明泝委源羹牆千古此心存後人自是多同異

我輩還期勿重論

偶占

中天星月正輝輝忽若陰雲障四隅猶藉疾風遄捲力戶

庭光徹映書幃

漁父

昨夜絲綸有未收鄰翁篝火放漁舟曉風非不寒侵骨自

昔勞勞到白頭

答友人見規四首

邱子季心屢以未有講學輔仁之益來責書此答之

爰追往事都成悔懸揣方來無盡憂力學不堪悲老大躬行未有一能修

學之不講是吾憂若涉津涯何處求惟有返躬知履錯敢騰口說起恒羞

朋友之交道若何相觀而善益爲多韋茲自是終身事藥石焉知不長痾

作聖作狂方寸取爲眞爲僞夢魂知悠悠世論何心顧秖痛詹光一瞬移

謝友

七月戊申同錢雲士問醫語溪三日風雨疾載作

方苦支離朱回津投予竹杖賦以謝之

本以求醫往新府未藥生扶顛仁者意懷惠小人情

凡物何珍異珍其利體膚逾年衰轉迫藜杖弗堪扶去秋回津爲予製藜杖私謂十年可以相依不意遽衰便須謝去

竹馬童年事依稀昨日情兒癡憂未識倘慮竊之行

少壯逢山水攀處類鳥棲只今平地踏時抱履氷虞

夏五苦溢聞沈德甫訃

積雨沉陰越再旬維皇豈果厭斯人忽傳野老投囦語痛

借橫流亦久淪

臺雨初霽得顧貞女傳

睡覺天光已向晨維皇罔自愛蒸民讀終貞女捐生巷幽閤偏能勵大倫

有感

歎息吾衰道不聞庶幾共學與斯文云胡否塞同天地參貳東西各喪羣

同趙二阻雪宿邵家灣邱老家 己酉閏十二月下同

攜琴擬向萬蒼中流水高山四座同豈爲丈人將止宿故施氷霰夾西風

斗酒難將壯志酬談兵說劍不能休漁樵莫及興亡事故
李將軍竟白頭

同趙二入山訪何商隱王寅旭呂[illegible] 庚戌

乾坤寥廓有吾徒猶幸於今道未孤風撼萬松濤並海雨
傾眾壑瀑奔湖躋登原校一作攀心急衰如健拄疑行徐頗得
扶原校一作拄杖能扶路不嶇爲問三餘功幾許星回庶物倘新圖

酬徐堅石

落寞誠吾分饑年藉館餐玩心惟古訓盈耳亦先傳霜白
秋方稟花殷春復殘願言弘道力無令著書繁

附原詩

張公何落寞陳叟大摧殘痼疾仗兒僕窮愁耐館餐春山當戶靜秋月到庭寒衰老稀新著周流憶舊歡陳叟蓋乾初也久疾不愈

壬子仲秋許大辛過半邏候予不至留詩一章末有閔農之句述此以答之

閔農初望雨插植苦不前植之未成苗飛蝗忽至焉趯趯蝝既出憂心殆已煎八月霖雨作溝渠成巨川車戽兼晨夜伊誰敢息肩所冀雨滅蝗庶幾小有年重經水旱後殘喘或得延豈知禍尤篤降此蟲萬千集根苗遂槁集穗失鮮初猶十二三漸乃靡一全爾望皆朽折西陌接東阡

蒼天誠何意斯民日顚連仁愛豈異古必也民多慾我友
其敬矣三復有皇篇

觀物偶占三十九首

閒居觀物理理在是爲天淑慝微分際端爲禍福先
閒居觀物理理本是天然爲馬首須絡爲牛鼻乃穿
閒居觀物理理可默無言浩浩江河逝昭昭日月懸
閒居觀物理物勢重難勝輕重權靡失天之理卽徵
閒居觀物理得失豈爭多何以怨尤泯人痾作我痾
閒居觀物理感物物隨通將達天涯問銀燈早結紅
閒居觀物理理得是閒居苦樂語巢燕逸勞穿藻魚

閒居觀物理物以嗜爲羣雙蝶隨芳舞羣蟻自逐膻

閒居觀物理何物恃成形蜣以穴而化腐者乃爲螢

閒居觀物理物味正宜探不歷酸辛苦如何便得甘

閒居觀物理試向樹頭看取新先去故華約子斯繁

閒居觀物理理顯一庭中雨露均天地榮衰自不同

閒居觀物理物物見其情蜂隨（原校一作從）一蜂侶過蟻逐衆蟻行

閒居觀物理理即紙窗形一隙微通處乘除已不停

閒居觀物理無不燦然呈花發蜂隨至雲開鳥弄聲

閒居觀物理有物理分明勺泉蟲遂產撮土草隨生

閒居觀物理果實見天心剝窮還向本自古至於今

閒居觀物理有物苦塵封朝來會拂盡未幾已重重

閒居觀物理物只定於初發軔迷周道徒勞將大車

閒居觀物理理只祗如平谿谷窮攀躋何如周道行

閒居觀物理理以物而形流峙觀山海昭回觀日星

閒居觀物理何物不相求好鳥鳴高樹新蘿結小樓

閒居觀物理萬理本天然試問寒梅發幽香孰與傳

閒居觀物理置物物之宜特達誠非過充庭豈有私

閒居觀物理物物愛天光靡下纖微草萌芽已向陽

閒居觀物理百穀隱於泥葆此凝寒節春風綠滿畦

閒居觀物理理在返諸身物物求斯得誰非橫目民

閒居觀物理生理自存存非以仁嗣續根苗長子孫

閒居觀物理物以大爲君大小勢相倚安危理不分

閒居觀物理物智日相高曷若循恒理爲能省百勞

閒居觀物理節物至幽居百卉芳猶競櫻桃薦已餘

閒居觀物理萬物一乘除天地初何意榮衰會有時

閒居觀物理物物位難移東物將西置西東兩失宜

閒居觀物理物物勢如奔愛惡相攻取從明直達昏

閒居觀物理理亦豈難觀飲食因饑渴裘絺爲燠寒

閒居觀物理妙理盡於閒谷邃涓泉出雲行亦自山

閒居觀物理物理自平平春先百舌語秋至草蟲鳴

閒居觀物理理罔間斯須物物相消長凝眸已密移

閒居觀物理體物理無遺纖入豪芒際其宏及二儀

丙戌吟 改本

欲求端本窮源事盡在雞鳴而起時一念離眞卽爲妄此中得失寸心知

雍熙景象非難致端在冰淵不已時試驗空山最深處一陽方動物先知

偶占二首

大塊生人豈有心氤氳[illegible]卽爲身東西南北同天覆何

事拘拘問里仁

仁里誠宜託此身於今幾見里之仁嘗聞四海皆兄弟平恕要惟責此心

鶡旦不鳴二首

至陰閉重關長夜何時止陽回應有時守默宜可俟

寒暑運羣物動息各有攸風雨晦之夕雞鳴不自休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一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

書一 師門問答

上山陰劉念臺先生書 甲申冬

敬啟祥幼罹孤煢不知學問之道二十餘稍聞先正緒論則竊說之然未知所從事也既而得龍谿先生集與朱文公近思錄而讀之始知聖賢之果有可為由是習見習聞及身之所行日有愧悔所謂天誘其衷不自終於陷溺也己卯之秋忽有悟於志氣之義以為志帥氣則為君子氣勝志則為小人繇是日用之間每求志之所以帥氣者至庚辰於陽明先生所言良知體之較切氣旋覺有退聽處

又一年偶有見於人品之有君子小人與治術之有王霸其辨只在誠僞而於孟子所謂怵惕惻隱爲誠內交要譽惡聲爲僞以是自省自考惟恐其入於僞而不進於誠也壬午讀濂溪集則求所謂主靜之說得之白沙之言動亦靜靜亦靜無將迎無內外心知其然然亦未能親切也今歲春得見夫子不以祥之不肖不足以辱至教反覆啟誨誠哉天地父母之心惟恐一物之不得其生成一子之弗克肯構也且於祥所出以質之夫子者多見許可益勉以弗生退阻臨行諄諄復以體認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爲言退而思之渙若發蒙於前所謂志帥致知立誠主靜種種

功夫一旦會歸於一眞有怡然理順之樂祥雖至愚以十有餘年孜孜矻矻稍得尺寸之益以庶幾自列於人數以見可於君子忍不及此壯强益加努力以期至於君子而不至於小人乃以自棄哉是以拜別以來無日不體此意必求無負於夫子之敎雖無大益亦幸無甚損謹以數月之間所竊有得而不敢自以爲是者錄如別帖其所疑而不敢不問亦錄一二如別帖進之左右幸夫子許以命之外知本要義一冊是上石經大學未得刻本異時覓得當嗣進也歲暮旅瑣不能遠行來春恭趨闕里侍敎不盡

別帖一

五月初傳聞先帝之變祥竊意夫子當卽於此時赴留都與立君討賊之議如唐李泌之至靈武故友朋之東歸者祥更不致書左右及聞夫子入朝乃在八月祥不能無疑旣聞入朝以後道旣不行事無可爲竊意夫子卽當拂衣以歸而夫子去位又在十月祥又不能無疑二者或亦孔子可以速則速之義而夫子則俱遲遲意祥之所見抑亦小丈夫悻悻之類而夫子固自有道乎孔子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祥敢有請

別帙二

自昔相傳惟古本大學程子疑有錯簡故爲分經傳而朱

子述之陽明先生欲去章句而復古本其意蓋以尊經也石經大學不知其源流所自固已不能無疑而高氏又有知本要義之論後有作者惡知不更有所更張乎是則大學一書將爲古今聚訟之端也祥竊謂古本自屬舊傳而程朱章句固自可尊可信石經失其所傳似未可盡信雖曰秦漢以後三代帝王之書率多訛舛學者信諸其理不必泥諸其文然古本章句並行雖無石本大學之理已自昭若日月非有所闕無俟石本而後備也與其表而章之而不免於後人之惑不如闕疑亦爲不失尊經之意祥按夾漈鄭氏曰石經之學始於蔡氏秦火之後經籍初出諸

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靈帝許之乃自爲書而刻石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所取正奈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燹無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者但刻諸石耳多非蔡氏之經又按石經周易晁氏曰僞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略例有邢璹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較邢璹略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由二家之說觀之則石本大學或亦未是蔡氏之經而亦不能無訛若使果爲蔡

氏本程朱時何以不出况程朱於古之遺經博求廣論莫不敬愼精詳又非窮鄉末學淺見寡聞者比也竊謂石本直可闕之不論夫子以爲於義有當否

附劉先生復書乙酉春

里人還領手教識垂念惓惓老人近狀無似無可舉以報知己者出處之際撫今追往轉有不自得於心者奄奄餘生何處是投死之地何時是夕死之期念之不禁於邑耳別示新功小著知向道之功大都反躬近裏者便是眞實諸義政不必問其言之工拙得失也更勉而不已日有就月有將斯可矣僕老病入山新春少還了

歲事茲且復裹糧爲長往計朋遊概絕屬有見訪之示萬祈中止昔人云尊所聞行所知足矣老人亦頗苦應酬待道誼之愛必能諒我知交中幸概以此意相致望望今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皐而講道論學乎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事者也僕是以入山惟恐不深求死惟恐不速矣風便布聞并函來稿希照不盡縷縷

錢字虎不沒敬乞致聲并道書中意弟名正具冲

別帖

國難初開投死無地進既不足與有爲退亦不足明守故前後兩[illegible]逃避皆不得已也李鄴侯之至靈武託至

尊有布衣交也若彼時君臣之義未定而先事呈身幾何而不同近日時賢之所爲乎三宿出晝僕蓋學焉而未逮總之立身未敢望古人萬一不過守其硜硜之見云耳撫今追昔百感環生

石經授受未明似不當過於主張闕疑之見良是但愚意大學之教總歸知本知本歸之知止已經景逸諸公拈出卻不知誠意一關正是所止之地靜定安慮總向此中討消息初經僕看出因讀石經不覺躍然頗謂斷非蔡中郎所能勘定況豐南禺先生乎學者得其意可也

復古本是姚江一種私意大指只是排黜程朱以伸己說耳今試虛心熟玩大學之書謂文無闕終不可也謂簡無錯終不可也謂經傳辭氣無異終不可也則知章句之爲功不小矣石本自是近代人所作僞本先生後來亦病其割裂不復主張矣庚子中夏履祥識病其割裂不復主張聞之世兒伯繩云亦載年譜

與朱静因甲申冬

祥春初見夫子道德之高深與見翁所養之純粹退而自喜竊以爲子由之見黃河不是過也所聞至教不敢一日去諸於懷但以離索之中知過不能改又苦不知見道不

能行又苦罕見所幸此心不忍自棄時時省察私心以爲自此以往或得不負夫子當以此也祥近讀先正之書所三復不忘於日用功夫最爲切要者獨有數語其一曰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其一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其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其一曰獨立孔門無一事只留主敬是功夫其一曰百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規其一曰惟灑落有壁立萬仞之氣象惟果決有精金百鍊之眞修兒翁以爲祥之所見較之春初進退何如敢因兒翁以質諸夫子伏惟詳賜示復本期秋間東渡更聆大

訓不謂時事忽多變裂念之流渧非獨祥言之無實也

與俞廣之 甲申冬

春初獲接有道則弟已將行矣未盡欵曲於今每念德隅未嘗不翹首東望也别後知仁兄道日高似弟孤落何可言何可言方今天下多變人心胥溺君父之大倫非所知其不夷狄禽獸者幾希矣原其始皆由學術之不正生乎所志惟有富貴利達一途自己身心性命反以爲迂而置之不求是以一經變故萬事瓦裂也仁兄以忠信之資兼以虛謙之懷努力進取於古之所稱聖若賢者駟馬輕車未足方其易易耳况近在閭里宓子師資正復不少豈若

弟之年長習深叔寥里黨恆苦索居難以振起哉自古聖賢多生亂世天地之心至於剝之上九便有來復之幾豪傑生此動心忍性以爲斯道之寄殆此日也劉夫子近時所論仁兄與聞必衆或能廣以相覗否臨書神馳不已

與王紫眉 甲申

春初弟得見夫子道德之高深與諸兄翁人文之雄傑歸思頓忘徒以授書之席不能久虛遂爾言復於今每念與兄翁暨北生諸兄河橋拜別情誼依依未嘗不引領而東也秋間公簡兄至云兄翁將枉道敝里弟與二三兄弟擁彗者屢矣不謂遂虛此緣也夫子道大莫容拂衣東歸比

來德體安否弟目察人事將來鄉國必難苟安擬欲挈妻子而行卜居於夫子所居之山十數里而近讀書學道積一二十年以待天下之清庶于胸中不爲無據貧薄殊等不能出戶時與公簡兄論此莫不以有志未逮爲歎息也兄翁學可匡時非弟迂疎之比敢問於今出處進退當以何者爲正夫子此者所論兄翁必稔聞之萬惟廣以相貺臨楮翹切玄趾北生天若諸兄均此道意

與劉伯繩　壬辰冬

仁兄敬承家學爲海內宗仰似弟謭劣又年近衰暮去日苦多宜歲歲渡江請益稍自振拔今年春乾初仲木兩兄

陪先師春祀弟准擬秋間一行竟以勢不能出而止愧負實多一年之別兄之進德已深何以教我仲爕兄慨然欲繼其兄之學聞美當爲含笑入地今欲於龍山書室奉祀先師而配以開美然必告之仁兄而後行事敬之道也仲木兄七月間書至託弟致言因弟行不果至今未達仲木之愛兄可謂至矣今吳使至弟適病數日氣力甚憊謹以原書入函附覽外微物二件將意希鑒不一

答陳乾初丁酉

接讀手教稔知閤門康福書慰無任弟於孤危之日幸舉一子凡知交厚德莫不爲喜鄉里親舊亦莫不然雖弟何

敢不喜然憂懼方深耳先人之後惟兄子一人十九而殤弟二十至三十嘗生男子三人俱不長育今正如就顛之木方有由蘖此可憂也憶兄弟幼失先人是以無所教訓冥行多過甚忝所生然先人舉恩兄弟未踰三十耳每見世之遲暮得子多至失教以覆墜厥世貽笑於人弟年力如許豈有望乎此可懼也往時恆苦暑氣作病今年尤甚三伏以來書冊不能親酬應極厭倦一日之中臥多於坐自知根本之衰非特時令之感也近念仁兄疇昔兄弟同居之教將以涼秋稍葺故居挈妻子仍返楊園但不能無費一番經營爲力愈詘耳襄仲兄學問想其益進春仲寄

來丙申筆記一帙讀之真吾輩畏友也仲木家室遷入漵城不審安否二子讀書氣色如何百里之隔聲問斷絕仁兄知之必詳便間幸以示慰吾人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目前朋友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要無幾人大率祇如朱子所言既欲不失賢人君子之名又欲不失安富尊榮之實耳至於誠心嚮此而又不能無學術同異之辨此道之所以益晦而學之往往而絕也當此惟有在事物則精心而察理在古人則篤信而敬求在朋友則虛己以聽受然而氣拘物蔽隨感而有於道茫乎未之有當也弟向讀龜山先生集見其所言道廢千載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

天下靡然向風莫知以爲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習俗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以爲不受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爲之憬然於心竊以爲今之靡然向風者非王氏之學乎且未論受其變移何如卽所謂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者隱微之際果能一一推勘得過乎前所進規挾賢挾長之語亦非弟一日之見與一人之私也平日竊效責善之義而不足以回兄之聽疑其有是而不敢信然則以仁兄前後筆劄出以商之同志之友同志之友咸謂有之故盡言而不諱也卽養生送死一論於世

教極爲有補然此意不能不露於筆端蓋兄於王氏之書讀之熟而信之深故一種傲然自以爲是前無往聖後無來喆目前儕輩皆可弟子視之之意有不自知其然而發見者固非可以口舌急卒爭也仁兄於洛閩之書豈云不讀只是以先入者爲主而操我見以權衡之未嘗遜心抑氣而奉之以爲規矩準繩如弟子之於先師也子弟之於父兄也故多見其可議耳夫操我見而讀書即如論孟等書豈無無忌憚之徒從而指摘肆其妄議者何況洛閩遺書哉蓋人心不能無蔽蔽則所見皆偏偏則於彼勢重則於此益輕是以古人立規矩以爲方圓立準繩以爲平直

獨無此心之可信哉以爲信心之有做不如規矩準繩之無失也四家之學得失是非自有公論天下後世皆有耳目皆有心思既非人之所能阿私所好亦非人之所能蓋護其短在吾人自審趨向則當決所去從不宜昧昧耳大者性解禪障二篇極望示教今日禪之爲禍烈矣仁兄於此真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可謂卓乎不惑矣但其障不一端未知所論何者竊恐障之一字已借禪家事障理障字面仁兄有意廓清即此亦宜去之否前書謂大學爲禪之樣與以其言知不及行也大學之書具在自篇首至末簡何一語之不及行乎即以知論禪之言知說頓說漸總不

致知者也今之儒名而禪實者言致知而不及格物者也且自誠意而往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何一而非行之事乎仁兄歸罪於此正如折獄者以嫌疑殺人矣弟始終不爲煩言以亂聽約而斷之兩言而已謂大學爲非孔曾親筆之書則固然已謂大學爲非孔氏之道曾氏之學則必不可蓋人未有外身心意知天下國家而可以爲人者則未有能外八條目而可以爲學者今且有人於此事事物物能明其理意不妄發心無私邪視聽言動俱中禮而無愆尤由是施於家而父子兄弟夫婦以宜施諸國而君臣上下以定施之天下而物物能使各得其所其得謂

之聖人之徒乎其不得謂聖人之徒乎而尚何俟深言也而又何禪之可以附託乎至於性解古之聖賢發明已無餘蘊學者但就經書之言性者參以先儒論說而驗之身心以及天地萬物則有以默識其所以然者又何必更爲之解解而同乎古之人則可以不作若將求異乎古之人則已自蹈不知妄作之病陷於惑世誣民之罪古人有言曰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不可不愼也誠使此言與身俱朽則亦已矣使其身死而言傳窮鄉末學無知之子爲其惑亂者有之何足當知言君子之鄙棄誅責哉弟嘗深疾夫近代之好爲異論者如體用本一原也而倡爲有體無用

有用無體之說三教本三門也而倡爲三教一門之說知行本二也故言知先行後可也知行並進可也而倡爲知行合一之說君子反經而已矣權亦只是經也而世之學者好爲達權通變經不足守之說以是人心壞學術害橫流所極至於天地易位生民塗炭而未知其所止息有志斯道者不能惕厲修省屹爲百川之障而尙將憑臆奮筆推波而助瀾何也仁兄大學辨始出之時相知論難紛紛爭之甚力弟以爲學問之事如登山者移步換形以兄日新之功不久當自悔之無俟多其論難也故雖有以辨言勸弟者亦有以不言責弟者而弟未嘗與仁兄極論今俟

忽四五年來朋友之論寖息矣而仁兄信之猶深執之彌堅夫朋友之論寖息者非誠降服於心也度兄之勢不可以復挽故引不可則止之義以全交耳仁兄勿謂遂能推倒一世之人也吾人株守一隅所交不過一二百里人士耳然已不能無相異同仁兄之意方謂天下非之而不顧異同知所不恤然能考之古人而不悖乎揆之大道而無誠乎仁兄平昔有云道理要當信之於心未可全憑古人夫心何常之有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惟斯理天下古今一也推其本末心即理也陸氏之說而王氏祖述之亦非陸氏之說西來直指心體之說而陸氏符合之此說一倡師

心自用之學大熾推其流極弒父與君而無不忍何也吾心信得過自己無有不是處也莊周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或亦激於文弊之言浸淫至秦李斯用事廢井田開阡陌罷封建置郡縣焚詩書坑儒士舉聖人之迹一掃而無遺是亦剖斗折衡之效也學術之際何可不慎也使當時學者循循焉慎守好古敏求之訓處士不敢橫議何至流毒若是之烈哉弟辱與仁兄有同學之誼又念舊友如開美仲木俱已凋謝吾等未及泉壤正宜互爲切磋以求一日之當於道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石之賤或爲玉之所資兄之他事弟心儀而行式者至多惟此未愜於意不

敢倘同苟合亦非所以求勝苟合求勝皆小人之道也弟雖不肖亦知所克治矣不盡縷縷

此丁酉劄也越二年而亨仲去世乾初與予不意今茲尚存衰病日深業不加益自顧惕然一息未已如何不念朝聞耶顏氏子錄而藏之十有四載出以眎予其鑑予所感而勉之矣維恭且長其亦知父之心乎　庚戌冬日識

答陳乾初

別後手諭惓切因年來衰廢益甚課誦之餘心目俱困失於酬復罪甚罪甚弟幼無父兄之教及長雖知秉彝之良不可自牿而沉淪流俗正學未聞信心直往陷於戎狄之

道者種種而是悔不可追也即先人葬埋一節夙夜哀痛未嘗不以情事未申天地閒一罪人爲疚爲惕乃當時倉皇草率徇俗舉事自後禍亂相尋不遑改葬至今尚在淺土每一念及如不欲生往歲嘗以此事質之長兄承敎以體魄宜靜不宜動未可輕言又歷引鄉里某家一改再改而竟至於終不克葬又某氏一改再改而水蟻之侵反不如舊阡之安以爲戒弟因瞿然而懼又以播遷之餘繼之顛沛貧益有加遂爾遷延二十餘年每讀古不修墓勿之有悔以及無財不可爲悅諸書徒爲泫然泣下也弟何人斯而敢與謀兄之大事哉顧亦問不可以不塞安以理勢

二字揆之葬之宜深宜堅百世不易之道也子孫欲爲先人計長久謀無窮亦百世之人必同之心也惟勢則人人各異事事各異弟於尊塋未及登拜亦未悉諸賢從今日之不欲者所執何端陰陽拘忌之說知其不足惑矣事力之辦知有所不難矣或者老伯母葬時壽藏之啟溫燥美善而無水蟻之驗則反改卜之兆未必有過乎此與或者主穴祔穴一改則必俱改其開壙久者不忍多此震驚即未久者壙已堅凝不便有事啟鑿與此盎從兄往者嘗悔壽藏之處與亟稱族葬之善推而得之若諸兄之意果出於此則亦仁孝之用心而未易亟奪者也不得已而思其

次得毋已成之局深之窖有所不能將培之極厚而加封樹焉猶之深也竊度尊塋必不至於侈費約其方廣當不過數畝若每歲培土數寸積之十載即有數尺由是而積之不已雖越尋丈不難至也天下後世即不無滄桑之虞又焉有耕犁之能及於高隴乎兼此地無業陶者窰井之虞可以不設古人有言人子於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乃事之得遂與否其閒恒有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為也孝子慈孫亦祗盡其心之所得盡與為其力之所能為而不留遺憾焉爾已若非人之所能為者雖古之神聖亦莫如之何也庸鄙之見知無足慰兄罔極之心尚惟反覆示

敎則弟於先人旣往之悔猶將取決於仁人之一言也弟於此益信古訓之不可不式而一心之未可全恃以裁決事物也當先人入土之日諸所舉動此心豈以爲非是而故爲之但以窮鄉末俗習聞近說未知從事博文約禮之學徒信禮義之生於心而不知氣拘物蔽以後之心所知所覺已非非禮義之本然據其一時私見目爲禮義而執持之孰知所執之禮義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久而漸將有悶揆以古昔聖賢至當之矩則已蹈終身之悔恥而莫可如何此學於古訓乃有獲之一言爲百世學者不易之矩法而後儒單挈心宗動夸精一者其弊適足以張異幟數

彝倫率斯人於無所忌憚而已弟固嘗蹈習於此而深自悲恨者故因事言之而兾有志於學問者鑒爲前車也令郎氣貌昂昂具見不可一世之意少年若無此種固易入於流俗但已逾三旬竊意英氣已宜斂藏古人所謂盡收湖海氣者是也相見殊艱不覺縷縷

與陳乾初

別後不審道體所患如何去冬遄返不盡衷懷每勤遠念然兄疾苦之中得兩令子盡心盡力久而不怠斯亦天倫至樂也弟不及兄之齒者七年餬口於人衰病歲加回視七年前吾兄體力之健遠不同矣未知過此七年此身尚

得無恙否一日病臥貧婦弱子饑寒隨之何堪賴其相養耶所以見令子服勤而爲之深羨也弟復自念從前歲月總不如無生癸巳一病幾死而不死己亥顛沛亦幾死而不死其後檢點祇覺此時各有得力處益見天之戹我所以益我也兄今日自知病中實有進步否吾人既老且病更無別項商量生死存亡當已置之度外郎此身疾痛疴癢亦且聽之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爲一息尚存不可但已之事善無盡過亦無盡邵先生云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又云向日所云是如今卻是非安知今日是不起後來疑古人日進無疆之益莫不如此大易示人所以損在益之

先革在鼎之先蓋不能去故必不能取新鳥獸之文希革故繼以毛毨草木之生甲拆故從而條暢萬物一理也學者凡事執一時之偶見信一己之偏私沾沾自得吝不肯舍者卒因無所進步是以故步不離耳夫亦知堅守故步一念非即心過之莫大者乎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無內外顯微之判未有生於心而不害於事者也夙夜慄慄獨此爲切故不及待兄疾之瘳而進商也伏惟教正

與陳乾初 癸丑

仁兄久病弟不通聲問竟五六載同學之誼闕失如此幾於無復人理顧以歲屢不登遇人艱難百凡俱廢諒知已

不以爲咎也往聞令仲子之戚不審老年何以堪此念之痛切而亦不能奔慰徒從知交往來詢無恙而已歉仄歉仄如何如何如何今夏忽遘大辛兄之變又不特哀知交之彫落已也辛兄志節耿耿人所共欽至其生平願大而識端期將講禮以需明主傳經以佑後人之意尤非人所易及一旦云逝向後孤寡衣食何所仰藉婚姻教讀何所資仗種種宜皆朋友之責而幾輩貧困之士率皆不能爲力奈何近聞葬事得其令壻錢亦駿任之而商兄亦有歲卹之米猶得粗給目下此間遠近親友多有相與其卹之意此亦辛兄盛德有以得之於身後但恐怵惕惻隱之發時移

勢改不無難繼之慮因堅吾兄過而相商必得老成厚德如仁兄者順風而呼相與約爲久要如往時之爲邱維翁先生及蔡來雲之事使生者有所賴藉則死者可以安於泉下矣諒亦仁兄之素志及之者也弟適抱病兩月率此附懇諸惟仁兄與欲爾潮生諸兄斟酌施之不具一一

與沈甸華 庚戌

不相見仁兄竟數年矣弟德不益進衰病有加不審別來仁兄所學進退如何每孝先兄至得略聞門中動息然已不得時從孝兄往還矣吾人中年已後固已退易而進難讀書尚不能得力又無復精力以讀書資友尚不得求益

又不能朝夕於畏友此心悵悵真不知何修而可也仁兄新得其有以示教否乎吾人布衣蔬食需世頗薄而終旅食以老不能決去竊爲恥之久矣方欲斷謝館穀攜小兒課耕課讀以歿其齒其如凶災忽至更違初心不免以數口累雲栢用晦兩兄豈亦有定命不可如何者乎仁兄向後將何以爲計也令子學業已成就大小若何拙作一二附正弟之近狀亦可見矣自箴約語各二寄令子覽焉

答沈甸華　壬子

老伯遽棄孝養竟及大祥而弟未能奉慰自謂已當見絕知己壬子秋用兄歸自會城披讀手教皇媿何可言既弟

於水災之後一病幾死疾困未蘇將有蟊蟲之災衰吒之餘學既無成耕又無穫年來干累親友殆至於遍將遂不辨禮義凡可得生者即不恤爲懼無以復對師友於地下及念無信不立之義又以古人嘗善爲粥心深恨蒙袂非之言而苟止未知於理宜何出也仁兄未遠少壯敏求於學其何以見規乎大抵人向五六十以往在世之日已不能長進德則氣血就衰敗行則大負初志悲歎窮廬知其無益晚節末路懼日以深相見未期願各珍重臨書欲涕不盡所言

答葉靜遠 辛亥

三年之別千里之懷得讀手教欣慰無任祥不自意六十以後猶得視息天地之間雖假餘年未爲不幸但古今人多有不幸久生以見醜末路者以是慄慄之私日以益甚今已更無他念惟稚子幼小未學無成庶藉詩書朋友之力不至敗行貽先人羞亦使賤息粗知文義異日不失鄉里平人斯大幸矣伏承遠念德義相勉感謝感謝夙昔自維不少隱於同學之前者多緣鞭辟向裏功夫不足是以應物多乖尋怒失當又讀書疎略不成片段而所讀亦無多今雖刻自懲悔欲圖其新正未知將來若何耳敝鄉去夏水災異常冬春以來流亡滿目其不亡者彌覺凶險古

人有言畏天命憫人窮夙夜寢興不由不切遙思上游自應豐樂特未悉仁兄近者進步益如何所得切磋之友復幾人體究得力之需又幾何種也吾人生此學絕道喪之日天膈其衷既知自愛一息尚存願勿以爲日已短不加珍惜也若乃摧頹放棄或小得苟安不免上負師友下媿初心雖及百年竟與蜉蝣朝菌均盡可哀也已用晦兄高明之識曠達之度既足超越倫等乘其晰理必精嗜賢如渴祥兩載相依殊覺瞠乎其後不謂仁兄輕爲得師得友之言悶之惶悚直是無地可入也商隱兄敦善不怠比者夙痾亦稍瘳矣所切望者誕育賢嗣耳佩蔥兄進德剛而

求志敏後來所至固未可量嘗憂老成數輩後先凋謝絕續之際猶苟無人重賴其興光昭斯緒也蓋學術膏肓未有甚於此地者也終日講讀論語只沉溺於小人喻利之一言終日談說孟子只孳孳於邪說暴行生心害事之一途耳聞目覩無非此物此志可爲痛哭流涕自非豪傑之士興起而振救之人類或幾乎息矣近得震澤之問士友應求嚶和綽有起色傳曰深山大澤必產龍蛇天地之心殆將有見於此乎石長諭安德隨齒進穎生矯矯猶昔韞斯又兼厥婦窮困有加予高屈首於秦溪季心移家於鹿市忠可論醫於禾城敬可就館於江右易修與予鄰更互

倡教門徒益衆其餘諸兄未遑備舉承問略及之令子學業有成否小兒維恭連年無師竟無長益今始得從寅旭先生與敬家孟在舍初授句讀總是弟未先朝露課耕肄經必不敢使其失業不知何日復降光儀愚兄弟父子飫聞藹吉之教也佇望為深不盡縷縷拙言附正統候嗣音

與葉靜遠

不違聲問忽忽二載仁兄進德如何令子學業成就如何郡邑人士能興起者幾人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念切念切三吳洊饑弟東西就食但在商隱用晦之家足知今日不遺老病者雖在知己要不能多矣至於同志益復寥落少

壯中卓能自立佩蔥而外二三人耳然亦未有能如佩蔥者睽離以來瞻望遙邇風聲氣習大都異學肆行正途日蕪[illegible]置之度外雖先代遺經顯背不顧人心胥溺至此將來不知何極也所期吾黨一息尚存各各黽勉苟乾坤不幾乎息將必有復旦之理耳拙作一二寄正千里之思附此而已不盡

答葉靜遠

去春曾以一劄附候竟不能達而止冬杪接讀手教備悉近履之苦困窮悱逆吾人今日分內事不足言所可惡者令子不克繼業耳然自往歲東歸來之日已見其端故

弟於贈行拙草略已及之少年心志未定真不宜使其遠遊也雖已無可如何然父子天性死生賢不肖一而已明知疾不起豈有不下藥之理明知不可爲豈有不挽救之理竊意令子才力尚是能爲收而教之開其悔悟之機啟以自新之路他日老成未必不得其用蒙之初爻利用刑人用脱桎梏本義云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此義仁兄已得之唯弟終棄而已飲食男女大欲所存前此圖婚不早執業不恆悔之固已無及不審亡羊補牢東隅桑榆之喻尚有可爲否爲仁兄一身善後之計不得已老坐一氈課授子弟亦足以養此貧士恆業屈意爲之當自不難

釋是不務而別求一超超坦坦之路異端之徒咎有之吾儒唯有守義安命若果義命當寒餓死死亦何憾古今人若此者豈少其儔哉然未必果死者多有之矣吉凶悔吝吉一而已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富貴一而已下學之功從不怨尤起若夫託命於緇流衣食於奔走今世之士多有爲之者以視夫翱遊大人以求生挾持左道以惑世者相去幾何終非義命之所安也張佩葱有言朱均之不肖堯舜愛子之心盡矣教子之方至矣故不肖止如所載如是而後賢與不肖可以該之天也吾人愛身處己亦有然者矣去年裴東陸梓亭若中沈石長海濱許大辛諸兄相繼

淪喪同人彫落痛如之何乃各各潔其身以死則亦命之正也弟支吾災歉之餘今之正月勉爲長子授室于累親友竟已不貲幾喪平生今復抱病三四月慄慄危懼惟恐一旦奄盡慙負入泉引領遙企知己何以敎正之乎

楊園先生全集卷第二終